

使日回忆录

時 代 生 活 叢 書

第 一 種

使 日 回 憶 錄

美 國 前 駐 日 大 使 格 魯 著

錢 能 欣 譯

時 代 生 活 出 版 社

目錄

譯者序.....	三
緒言.....	六
導言.....	九
羅斯福總統致國會演說詞.....	二〇
第一章 從日太歸來.....	二三
第二章 為什麼發生戰爭.....	三一
第三章 日本擴大挑釁.....	四〇
第四章 我們須如何擊敗日本.....	四七
第五章 為什麼我們不能再和日本往來.....	五七
第六章 日本的青年.....	六九
第七章 日本的真理.....	七四

第八章 這是種族戰爭麼……………七九

第九章 我們太平洋上的盟國……………八六

第十章 日本・保證與執行……………九一

第十一章 將來的建設——一個附錄……………一〇三

譯者序

格魯 (Joseph Grew) 大使這個名字在我們中國人耳目中非常熟悉而且關心，因為他不久以前是我們的友邦駐在我們的敵國的大使。他一生服務外交界，第一次大戰前他在俄國，奧匈和德國住過很長的時間。一九一七年美國和德國斷絕邦交接着即宣戰，格魯氏那時是美國駐德大使館的一個高級職員，跟着吉拉德大使搭最後一班火車退出將近住了十年的德國。巴黎和會與一九二二年的洛桑會議中，格魯氏是美方的代表，隨後任駐丹麥和瑞士的公使，旋又調任駐土大使，一九三二年調任駐日大使。

格魯氏調任駐日大使時，正是「一九一八」事變發生不久，自一九三二至一九四一的十年，世界秩序動盪未定，凡爾賽的和平已經破壞，納粹在歐洲初則撕毀和約，繼則擴充軍備，再則威脅兼併鄰邦的時候，日本在遠東想獨霸天下排斥他國，尤其是英美的利益，而「一九一八」是嘗試的開端。

從「一九一八」事變到珍珠港事件，日本軍國主義的發展和冒險，格魯氏看得最清楚。據知道格魯氏的人說，他日常生活十分嚴謹，每天把觀察到的事情和接到的精確情報冷靜地寫在日記上；時

常把寫好的日記打下來給子女們閱讀，在那樣一個偏狹的國家里，他感情上自然受到相當的委屈，可是他非常虛心，非常容忍，十年如一日。這一冊「使日回憶錄」(Report from Tokyo)大半便是從他歷年來寶貴的日記中整理出來的。

有人說假使格魯大使真正了解日本和日本人，那末珍珠港的慘劇不會發生了。可是反過來問假使沒有格魯大使十年來精密的考察，時時把珍貴的資料報告美國政府，美國政府也許不會那樣一再的擴軍，巨量的增加軍事預算，以及建造兩洋艦隊的偉大計劃付之實行。珍珠港的突遭襲擊，美國政府也許會弄得手足無措，珊瑚海，中途島和所羅門海的勝利也許不會屬於美國或同盟國了。因為我們要知道日本是一個不可輕視的敵人。格魯大使在他回憶錄中說：「我們不應該再想像日本祇能模仿我們的成就，不足重視，他是一個聰明而危險的敵人——要打敗他非得要我們用盡智慧力量不可」。又說：「日本全國各工廠的員工，各村莊家庭的子弟被徵服陸海軍兵役，整個軍事機器和國家生活各方面都密切相關，不可分離」。蔣百里先生在「日本人——一個外國人的研究」一文中說：「日本陸軍的強，是世界少有的。海軍的強，也是世界少有的，但是兩個強的加在一起，却等於弱；這可以說是不可知的公式；也可以說是性格的反映」。蔣百里先生這篇文章是從一個某德國學者的筆記中片段片段的摘出來而稍加整理寫成的。看了這篇文章確是欽佩，尤其因為出之於蔣百

星先生的手筆，更令人感動。但一方面也覺得慚愧，我們對於自己最大的世世代代的敵人竟沒有一個人能那樣深刻地了解。但是上文所引一段所謂陸海軍的強和弱是相對的，在日本國內陸海的競爭政權和競爭預算的增加等確是非常劇烈，可是一遇對外有事，彼此便團結一致。格魯大使在回憶錄中說：「陸海空各部隊爲了利用那些很有價值的情報，彼此便團結一致行動。尤其奇怪的，陸海軍在國內的政治活動，隱有着相當的猜忌，可是在前線沒有這樣的情形發生，海陸軍的合作非常週密。」

格魯大使在回憶錄的緒言中說「應該了解你的敵人」。現在，日本是中美共同的敵人，對於這句話應該特別警惕的。

緒 言

這本書的目的是在糾正大多數同胞關於我們對日戰爭的謬誤的思想。自從我一九四二年八月廿五日往東京回來後，我所能估量的那一種思想，是受了一種毫無根據的假定的影響，以爲日本在戰爭中是較弱的國家。這一種思想不祇是錯誤，對於我們作戰的精神，戰時的努力，以及一致獲勝的意願含有嚴重的危機。如這樣繼續下去，我們的最後勝利將發生嚴重的障礙。

在我出使日本期內，我時常報告政府，尤其一九四一年那年，日本軍事機器的那種舉國一致不幹就死的現存危機，他們要擴展領土以保經濟的安全，不受外來壓迫。我一再的說日本也許會來一個「危險的戲劇式的閃擊」。珍珠港的事件果然證實了。我們的政府事前已有決定，如建造兩洋海軍，加強陸軍和空軍等都是顯明的措置，此足以證明美國的行政效力活潑地在應付當前的危機。

戰爭中一個基本的原則，是須要知道你的敵人。而美國人民以全體而論對於我們敵人之一——日本的能力却很少了解，這是很危險的。我在日本住了十年，我知道日本人民，對於日本的軍事機器我也知道很多，它經常的加強，許多年來擴展的訓練，積聚大量的後備軍，戰鬥的精神以及自負

的野心，先征服和完全控制大東亞，包括南海在內的地區和人民，然後征服和完全控制世界其他地方，包括西半球在內的地區和人民。一旦日本人在亞洲和太平洋中遼遠的佔領的土地上利用當地豐富的原料和幾乎無限量的資源，強迫當地的人工擴大製造海軍和商船，到了那時候，無疑的，日本人將會直接威脅我們的海岸和我們的家。那一種威脅也許不會在一年，兩年或五年內發生，但是在過去十二個月中日軍堅固地佔有了廣大的地區而且加以利用，這對我們實構成了一種嚴重的威脅，正像納粹的德國控制了歐洲大陸對英三島構成了威脅一樣。即使今日我們已面對着一個強有力的，資源豐富的，十分殘暴而非常危險的敵人。我們必須擊敗那個敵人，斷然的不給那種威脅留有復活的餘地。

這些事情我在公共演說和廣播中已經告訴我們的同胞，那樣的機會以後還有，但是我很願意把這些材料會集起來編成一小冊在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七日的值得紀念的一週紀念日印行於此，我希望國內每一個美國人讀一讀。我希望聯合國的其他人民也能讀到。因為唯有我們大家認識其中的事實我們才能一致盡最大的能力維護並加緊對於爭取勝利所要求的努力。

這冊書並不是針對着我們在日本時那些我們一向讚揚尊重和敬愛的日本朋友們，他們有許多人雖然沒有能力阻止戰爭，他們却努力設法避免戰爭，而當戰爭爆發時，他們深深的感覺得惶恐。

讓我把我時常用在演說中的一段話來結束這個簡單的緒言罷——這一叢話是從一個美國士兵瑪丁，脫利托在他一九一八年爲國犧牲於黎宋，替安爾前所寫的日記中摘下來的，他那幾句話實是我們的引導的火炬，每一個熱血的美國人聽那幾句話必會帶着爭取勝利的決心向前邁進：

「我願意工作；我願意積蓄；我願意犧牲；我願意忍受；我願意愉快地作戰，盡我所能；似乎整個的鬥爭全靠在我身上」。

約瑟·格魯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於華盛頓

導言

一九四一年八月中我接到一個日本朋友給我的一封信，他在信上表示希望美國政府終將同情日本，並且希望如可能的話，能與日本合作推進她的「合法的利益和願望」。

我相信下面我的覆信可以作為這冊小書的導言。我會把那封信打了好幾份，分送給許多在朝在野的日本要人。

——先生：

我深知道目前的國際情勢，使你非常擔憂，正像使我擔憂一樣。

我們現在所過度的是一個黑暗和危險的時期，但在過去的九年中，我看見我們兩國間曾經發生若干危機而終於被克服，因此我深信目前的危機也同樣可以平安地度過。我不能想像美日之間會得發生戰爭，即使發生戰爭也不過是極端派的不幸的行爲，決不是兩國政府有意造成的結果。我都知道，近衛公爵，豐田大將以及羅斯福總統和赫爾先生，都在盡着全力避免戰爭，他們以偉大的政治家手腕，勇氣和遠見來處理現狀。祈禱上帝讓他們成功，願他們的開明的努力不致受到國內眼光淺

短，意見固執的人士所破壞。

但是在過去數年以至於目前，有許多事情都是一般日本人民所不知道的，因此要日本人民來客觀的觀察現狀，並權衡在我們兩國間的，所以造成目前一種不愉快過程的一切因素是非常困難——我以為簡直是不可能。拿最近發生的事件來說，例如日本飛機在重慶襲擊我們駐渝的大使館，以及曾經慘遭不幸的巴納號的姊妹艦圖圖拉軍艦；我們的大使館被炸，幸而美國人民未曾傷亡，一個炸彈落在離圖圖拉祇有幾碼遠的地方，圖圖拉受了傷。我們的大使館和軍艦是在日本政府所承認的安全地帶，附近沒有什麼軍事目標，三個美國軍官在附近的山上親眼看見圖圖拉的被襲擊，他們正式表示圖圖拉的被炸是故意的，至少也犯過失。日本飛機到重慶的上空時正當天高氣爽，有一架飛機先離了隊直向圖圖拉下衝，到達那軍艦上空時即行投彈，只因分秒之差，幸未曾命中。

假使軍艦被炸沉，我們的大使遭遇不測，這很容易發生的，全美人民定將大為激憤，我想我們目前的關係恐怕連這個緊張的局面還不能維持。六月初，我們的大使館第一次被炸，房屋直接中彈，我於是對松岡說，在我駐日九年之中，我對於任何事態從沒有感到比這這次顯然故意襲擊我們的大使館和軍艦，更為覺得焦慮，在松岡外相所遭遇的一切困難問題之中，我覺得的確也再沒有比這更為嚴重的了。松岡回答說：「我同意你」，然而那樣的襲擊還是繼續着，不到幾個星期，即發

生了三四次，在如此千鈞一髮之時，而美日雙方却仍依然希望並努力於避免一次決裂。

來信表示希望我們承認日本的合法利益和願望。當然，我們的政府，就是最近，還仍一再表示充分承認日本的合法利益和願望，並且承認日本因爲三島的限制，必須能夠取得原料，和工業產品的市場，以及商業貿易的暢通。但是，除非日本願意放棄武力的侵略，我們的關係是沒有希望改善的。

我們從一種慘痛的實際經驗，知道從日本所謂的「東亞新秩序」和「共榮圈」，決不能達到一種基於互惠和自由取給的睦鄰關係，這樣一種秩序，不過是說日本的利益，或是日本人所認爲是她的利益，必須佔於優先，其他國家的合法利益則應排除。我們看到過去數年之中，我們的合法利益業已斷然地漸被消滅，我們的歷史悠久，苦心孤詣創立起來的事業，以及商業，工業，銀行和文化等之利益，一切合法與協力合作的活動，都被一步步加緊一步的先從滿洲，然後從華北，沿海各口岸，長江流域，相繼排出，而現在正已輪到了越南，雖然日本曾經有過明白的保證和諾言，答應在任何地方一定遵守門戶開放和機會均等的原則。每一個外相——尤其是廣田，有田，野村！都會給了我們這樣的諾言，但沒有一次是履行了的。

爲什麼？那些諾言無疑都是出於善意，但是軍部不允許他們履行。日本軍隊阻止他們實現。當

豐田大將向我保證日本的和平意向時，我便不得不向他提醒過去的苦痛經驗，這有什麼稀奇？鑒於那樣的經驗，我們的政府是能相信日本政府向我們提出的任何這類語言式保證麼？

日本的閒人時常縱談國論，寫著述關於英美在遠東的帝國主義以及英美的包圍，請看一看過往的記錄。就以美國而論，我們對於日本，一向希望他們好的，實際的行動已經證實了我們的友誼。往昔我們曾保護日本，使之不致受到其他國家所希圖加之於她的不平等條約的束縛。我們曾指示並積極地幫助日本建設努力，成爲一個強大的現代國家。在大地震時期，我們在精神和物質上都曾盡了最大的努力，在她正在遭難的時候，表示我們對於她的友誼，支持她，幫助她。一直到一九三一年日本侵犯滿洲之時，我們一直都在和中國進行談判，取消不平等條約，準備放棄我們的治外法權。包括租界，司法，商業和海關等權利，假使當時日本不着手她的長期的侵略，不以武力爲國家政策的工具，無疑的我們的談判是早已成功了。

我不相信，親愛的朋友，你或你的許多朋友會了解美國政府和人民於過往數年中，在我們的合法利益遭受日本軍政當局殘暴的虐待之下所持的隱忍態度。

我們在中國的教會，包括教堂，醫院，大學和各級學校所遭受殘酷的轟炸與破壞，許多美國教士和他們的家屬都被傷害，雖然在這些房屋上都會有着顯明的標記，或是懸掛着美國國旗，或是在

屋頂上漆着國旗，而且這些地點，都會用地圖上詳細註明，通知日本軍事當局，表示附近絕無任何軍事目標。無疑的，這些殘暴的襲擊全是有着預定計劃，而且仔細立意執行的，偶然的事件是可能發生的，但這樣的事件決不能兩百次三百次的接連而來。中國人有一句話說：當一個中國的城市或鄉鎮遭到日本飛機的轟炸時，最危險而必須遠離的地方便是美國的教會。日本的轟炸機顯然遵循着既定的計劃，要把美國的教會，教育，醫藥，和文化的活動永遠趕出中國。祇在這一點上，我們便可以和日本決裂，但是我們並不決裂；我們始終容忍，並且容許我說，受着長時的苦痛。然而你的來信還說：「甚至像轟炸伊朗十分之一那末壞的事件，在我們這一邊的世界上是永不會發生的」。

我們的商家，銀行，實業，商務和航業的活動全都繼續受着同樣有計劃的排出，最初，在滿洲，然後在華北沿海各口岸，長江流域，而現在都已輪到越南，在那裏美國的貨物都被強奪運走。這便是歷來日本政府所給我的門戶開放和機會均等的最誠意的保證麼？

同時南進政策一步一步的在推進，一時有一時的步驟，起初是佔領，然後是穩定地位，再停頓一下看一看所得的結果，然後再前進一步。在這整個期間，你們的許多領袖人物，海陸軍將領，退職大使，著名專家，出版家和政治家等，紛紛在日報和雜誌上發表文章，主張加緊南進，排斥歐美國人和他們的一切利益與活動於「大東亞包括南洋」的整個勢力範圍之外。這樣的推進，最初是用高壓

的外交，必要時，則用武力。

你能相信，假使法國未曾失勢，她會容許在越南的海空軍根據地被人佔領麼？或是你能相信英國正以全力在應付歐洲的戰爭，國家的生命，英倫的安全，正都受到嚴重威脅之時，她會能夠對於越南或泰國發動一次突然的侵略，或是美國或荷蘭會想發動這樣的侵略麼？祇要是明白事理的人，就連一個小學生也都知道，所謂A B C D的「包圍」乃是荒謬之論。但是鑒於日本近來的行動，以及許多日本名人，在他們於新聞紙和雜誌上的文章裏所表露的顯然的傾向，自然A B C D列強毫無疑問的會感到，被「包圍」的才是他們，馬來亞，緬甸，新加坡，荷屬東印度以及非列濱等地，其本身即都在日本建設和鞏固所謂「大東亞新秩序包括南洋」的侵略動向的直接線上，因此必須採取防衛的措施，那有什麼驚奇？

從過去和現在日本人所說所寫所做的一切，都很明顯的可以證實，那婉轉的所謂「共榮圈」，意思即是在那區域之內，日本最後終將獨霸一切。從各方面證實，我們美國在現在和將來，都必須以事實和行動來做南針，決不能再相信諾言或和平意圖之類的空洞保證，這不是非常明白的事麼？當我把我們過去因依賴這樣的保證，因此受到許多苦痛的經驗，告訴豐田大將之後，我也會明白地向他說明了這個事實。

歷史當會充分承認蔣介石將軍爲和平所著手的努力。日本軍人不希望停戰。他們現已有了四年以上的戰爭，終無結束模樣。蔣介石將軍是一個勇毅而目光遠大的人，他依然是中國政府的合法領袖，依然在打擊殘暴的侵略戰爭，而汪精衛呢，祇要日本的刺刀一收回，便將無法生存。因此，我們如何能把他視爲中國的代表，或是並不把他當做事實上的傀儡來看呢？日本過去在中國以及在中日兩國間的所有的糾葛，我是知道得很明白的，但那些糾葛都可以用和平的談判來解決。戰爭是永不能解決這些困難的，因爲戰爭決不可能使中日兩國間世代和好，除非戰後的條件能爲中國人民所願意接受——中國人民也是一個富有自尊和敏感的民族。

再從另一重要的現象來說。我們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在納粹控制下的德國是有意以武力來征服世界，等他一旦控制了歐洲大陸和英倫三島，西半球的受到攻擊，便祇是時間問題而已。希特勒在他公開的言論中已經說得很多，我們相信納粹正有意於控制和改變我們整個的生活方式。因此我們決心幫助英國使之不致失敗，這便是一個合理的顯然的自衛措置。當日本和德國結了同盟，在遠東方面，我們便不得不和日本週旋，因此我們決定不止要幫助英國而且也要幫助其他被侵略的國家，包括中國。在推行那個政策時，若是祇顧以物資橫渡大西洋接濟英國，而眼望着如新加坡落入任何軸心國之手，而使英國另一條通到東方的生命線無形切斷，我們覺得這樣未免是目光太淺短了。因